

我們終將 獨自走過那條路

文／東山 圖／Kim





我們對孤獨的體驗，在人生不同階段各有不同：年少時不知孤獨為何滋味，少年時迷戀孤獨的酸甜，老年時則是以更豁達的姿態面對它。

孤獨使我們清醒，使我們堅強，使我們對善意、對祂的存在格外敏感。

一、當你的終點是手術室

朋友是個連走路都會踩到鞋帶摔倒的小糊塗。在一次騎電瓶車摔倒後，手臂骨折，嚴重到裡面要植入鋼板固定。她在講述這件事時，我們的心都像是在坐過山車，上下起伏，塵土揚起，快要缺氧的感覺。

但真正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她講述前往手術室的過程：根本不需要睜眼，滿鼻子的醫用消毒水味就告訴她已經到了醫院，所有的一切都像命運般無處可逃。你就像自己的親屬，醫生說要這樣，你就得趕緊點頭。

醫生的眉頭和你的心的像是被一根線牽著，他那邊一皺眉，你這邊就會撲通一跳。你的身體，你自己也不了解，總會有那麼一天，你得從這群穿白大褂的人臉上，推測出自己的真實狀況。

她就這樣直挺挺地躺在擔架上，平時熟悉的動靜都會帶來陌生的感覺，這樣的陌生讓人變得脆弱。在如此情景下，醫院裡所有穿白衣服的都顯得格外高大。

但有趣的是，他們面無表情地交流著她聽不懂的專業術語，她認識到這裡只有兩類人，病人和醫生。她盡力想聽懂、想融入，但最終放棄了，因為這毫無意義。

她被推著走過那條其實不太長的走廊，卻感覺像走了幾個世紀。走廊安靜陰涼，白藍色的牆透著專業冷靜的氣質，即使旁邊有兩個護理師，她仍覺得那是一個人走過最漫長的路了。

在等待打麻醉的過程中，她的耳朵因為周圍的寂靜變得格外靈敏，她聽到手術室裡的醫生在討論生活中的瑣事——今晚要去買什麼菜，今天幾點要去接孩子下課……。她的心情非常複雜，因為一方面，這說明這樣的手術對醫生來說並沒有什麼難度，就是個普通的小手術；但她內心的害怕、焦慮，終究還是自己一個人要去承擔。

她說真正令人感慨的並非這次的手術，而是她想到大部分的人在這一生中，至少有一次要獨自走過這樣的路，對於某些人來說，這可能是人生的最後一段路。

最可怕的是，在那之後，在生命的盡頭，你要獨自面對神，面對自己已經結束了一生。

有人說，人這一生，真正的大事無非就是生和死。但，是否有人細細想過，我們來到這個世界，然後無法回頭地走向死亡，這兩個關鍵的時刻，都只有我們自己一個人。

所以，人生的底色就是孤獨，並非危言聳聽，而是每個人都要去面對的真相。

二、公車上的霧氣

但，孤獨之於一個正值青春年華的少年來說，可能是一種享受。那是個一去不復返的時光，沒有經歷過打擊，也尚未看清世界，在模糊的背景下，對未來仍充滿期待。這時候的孤獨是少年的心事，隱密又快樂。

大學的時候，我特意去了一個會下雪的北方城市，對於一個生長在南方的孩子來說，雪有著未知的魅力，結果一看就是四年。

天津還算給我們面子。我記得那是上大學的第一年，當年12月份就下了一場超大的雪，就是那種書上說的鵝毛大雪。我驚覺，原來雪飄落在地面是有聲音的，會發出簌簌的響聲。

整棟宿舍樓就跟炸了鍋一樣，一下子沸騰了，到處都是南方口音的討論以及咚咚咚下樓的聲音。有趣的是，我們的北方同學裹著小被子，靠在走廊的欄杆上，調侃道：「一看就知道是沒見過世面的南方人，下個雪而已，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天上下了錢。」

第一年，我們玩得非常盡興，打雪仗，堆雪人，踩雪路……把小時候想像的項目都玩了一遍；第二年，把這些項目再鞏固一

遍；第三年，第四年，我們成了靠在欄杆上看學弟學妹玩耍的「北方同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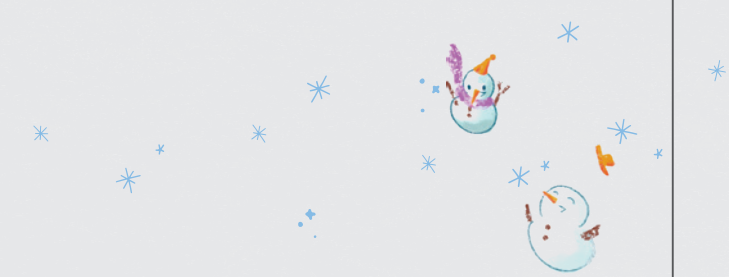
當然，我還有自己的保留項目，說出來，大概會被人懷疑「有點毛病」，呵呵。

天津是個歷史古城，離北京很近，近代有很多中外名人選擇定居天津，於是天津留下了很多西式建築，被稱為「中國威尼斯」。這些建築多集中在幾個區域。每逢夜晚，建築物每一層從下至上都會打上燈光，無論是大石塊的外牆，還是或尖或圓的屋頂，走在路上，都彷彿身處異國。

我喜歡在晚上搭公車去那裡，什麼也不做，只是坐在臺階上發呆。等到宿舍快關門的時間，再搭計程車回學校。

這個「享受孤獨計畫」是從坐公車開始。在天津，公車是有暖氣的，暖流從下面吹上來，車窗緊閉，車內的溫度急遽升高，





玻璃上都是霧氣。外頭的光影在上面交織，幾個不同顏色的光點隨著車輛的移動，或融合或分開，彷彿這個夜是有旋律的。我是不會把車窗擦亮的，這種模糊的感覺就像是莫內的印象畫，我陶醉於欣賞這幅隨時都在變幻的畫作，獨自一人。

它就像我心裡的祕密，獨自和這座城市悄悄對話的祕密。

下雪天的晚上，商店都關了門，自然遊客也很少。一陣寒風吹來，我縮緊了脖子，不讓它再次「進犯」。說實在，沒有人的異域風情街有點嚇人——老舊建築物林立，樹木也早已沒了葉子，硬荏荏地立在那裡，顯得有些蕭條，但這一切都令我更加著迷。

我會選擇坐在一個臺階上，抬眼望著燈光下的雪花飄灑。此時的雪，早已失去了熱鬧的聯想，更像是一個寂寞的遊子，飄飄蕩蕩地走過整個城市。

下雪的晚上格外的靜，它彷彿是吸收了周圍的聲音，又像是在你的耳裡塞上了降噪耳機。你聽得見遠處汽車的呼嘯，卻只覺得那很遙遠，遠到和你身處的世界無關。

在少年時代，因為對這個世界的期待，悄悄地讓孤獨變得豐富；現在已然回不去那樣的時光。經歷了世事之後，越來越覺得這是精神世界的一筆財富。

三、當你的起點是手術室

雖說，少年時對孤獨的體驗非常迷人，但一個人真正的成熟，大概是意識到死亡這件事。

向死而生，是人生真正的起點。

父親是在48歲時，被診斷出癌症。在年輕時，他已經做夢自己會在48歲時死去，是神將他從死亡邊緣拉了回來。雖說，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他也不是無病無災，胸口被動了三次手術，但我從沒覺得他會離我而去。

前幾年春節時，他一直在咳嗽，剛開始說是肺炎，但肺炎的藥一直吃不好，我催促他去做全身檢查，結果發現頸部出現淋巴結，疑似癌症轉移。經過進一步檢查，結果是胸腺癌晚期。在 PET/CT 影像下，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全身。

醫生們都已束手無策，他和媽媽決定回家靠禱告，祈求神的憐憫。既然神能救一次，就能救第二次。

教會裡的弟兄姐妹也輪流為他禁食禱告。當他得知自己的病情後，曾經也一度灰心說，活著承受這麼多苦難，不如早點去神那裡。但這話也只講過一次，因為他知道我和媽媽會傷心。



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苦難莫過於死亡了。然而，神答應會
陪我們走過這一生。面對死亡，這就是最大的應許了。
向死而生，是人生真正的起點。

因為病痛的緣故，一到晚上渾身都疼，
不好入睡，我和媽媽都要在深夜裡替他禱
告。

其實，除了心疼他身體上的疼痛外，我
還常常想，在那些睡不著的深夜，他是如何
一個人面對或許就快來臨的死亡。

他會不會覺得無比孤獨，這條路終究沒
有人可以替誰承受。我或許不能真正感受他
的心情，卻深知他一定思緒萬千。

他說，他應該順服神對他生命的安排，
如果我們想讓他活下來，我們應該自己去禱
告，他是不會禱告神一定要讓自己活下來。

有教會同工來我家裡探訪，勸他要繼續
做聖工，他深以為然。從出來獻身做專職以
來，他就沒有休息過。他沒有假期，且常常
心存虧欠。被派去山區駐牧的那些年，有許
多個晚上，11點多打電話給他，他才剛剛結
束聖工，在開車回家的山路上。

家裡的人勸他多休息，但他說神給的命
不能浪費，直到他真的病重在家；待稍微好
一些後，便又要上臺講道，在靈恩會上給人
按手。回到家後，整整痛了三天，但我沒有
阻止他，因為我知道這是他的安全感。此時
的他，需要體會到那雙大手的存在。

這是他抵禦孤獨的方式。每當他疼痛的
時候，他總是在禱告。

我們依舊堅信神有能力讓他活下來。在
這件事情中，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功課，而爸
爸正在學習最大的功課——如何面對人類最
大的孤獨。

或許，神的旨意誰都無法猜測得到，但
我仍在禱告中祈求神能夠安慰爸爸的心，將
他像孩子一樣捧在手上，耐心地安慰他，不
要讓他自己一個人承受這樣的孤獨。

他的人生不算順利，甚至可以說苦難很
多。我自然不會在乎外界如何評價，因為我
知道人生是自己獨自走過的小巷子，而每次
死亡的威脅，也都是神的恩典，因為神的同
在，在患難中變得更加珍貴。

我雖被困在香港，但每日打電話回去，
爸媽都會分享神在昨晚給他們的安慰。即使
睡得不好，他們也會給我打氣說，試煉總是
反覆的，不要氣餒，就能看到神。

我心裡常常想起這節經文：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
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
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十六33）

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苦難莫過於死亡
了。然而，祂答應會陪我們走過這一生，面
對死亡，這就是最大的應許了。

願你堅強，願你永不孤單。

